

Pride And Prejudice

世界名著大系

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英] 简·奥斯丁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一卷

傲慢与偏见

[英]奥斯丁 著

于城江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编委会

主 编:张朝晖

编 委:丁华民

于城江

殷海光

齐 玉

彭新武

刘京春

张 明

文家俊

乔赫水

周广宇

杨山峰

郭学海

王文东

肖红焰

杨 江

孙水峰

丁荣忠

王茁芝

郝 薇

曹振亭

王爱民

丁清江

杨 华

王连军

蒋寒云

吕长勋

彭新岸

董 涛

刘小湖

牛军世

任万明

前言

《世界名著大系》是一部名家荟萃、经典云集、力透时空的好书。

本书从数千年世界文化宝库中撷取了 26 颗光彩夺目的明星，辑成共 26 卷、38 册、数百万字的世界名著大系。它们包括小说、诗歌、寓言故事、学术专著等诸多体例，涉及英、法、俄、美、意、西班牙等 10 多个文化发达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 20 多位蜚声世界的文坛巨匠、学术泰斗的传世精品。既有古希腊的哲学思辨，也有中世纪的社会空想；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初兴，也有 18、19 世纪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滥觞；既有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也有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前苏联文学。其成就高、价值大、值传广，或代表一个流派，或开创一时风尚，或成就一家之言，深刻影响着当时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

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让国人了解世界。一般的看法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步入现代化的动力，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精华在中国人看来是工业文明、“船坚炮利”，是 IBM、微软、英特尔，而往往忽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社会主义空想等深厚的文明底蕴。结果，不论是“洋务运动”、“三民主义”、“自力更生”，还是“洋跃进”，都未能使中国真正走向世界，从而文明富强。我们主张国人了解世界，更重要地是了解其文明背景，而世界名著是文明的最好体现，因为一本书往往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也是我们辑出本书的宗旨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真

正迈开了走向世界、文明富强的步伐,2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这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民众之大幸。

本书选材广泛,规模宏大,听其名则耳熟能详,赏其文则如饮甘醇,堪称世界文明之精华,实为大众必读之经典,收藏赏玩独具魅力。本次修订,对部分篇目做了变动。

为保证全书的质量,我们约请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文学才俊和翻译新秀,在作品的选择、翻译的准确性和文字的风格上力求“信”、“达”、“雅”,使得通篇严谨周全而又流畅大气,既承继了翻译前辈的优秀传统,又揉入新时代背景下独到的见解,从而创新迭出,充满了时代气息。在成书的过程中,有幸得到了外国文学领域的数位老教授、老专家的大力指导,在此致以谢意。

记得一位学者说过:“花在书上的金钱不会觉得是无谓的花费。好书即使不是你的,也是你的孩子与朋友的。”《世界名著大系》以宏篇巨著,选取全人类文明中最精最好的美文,其目的也正在此。

由于本书的作品和作者年代跨度大,国别多,翻译难度大,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在此谨致歉意,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编者
2005年12月

第一章

有钱的单身汉必定想娶亲，这是人所皆知的真理。

这种人初到一地时，别看其喜好或想法如何谁都不甚了解，但由于这条真理在左邻右舍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家家都会心想他理所当然应成为自家女婿。

有一天，贝内特先生的太太问他道：

“亲爱的，内瑟菲尔德园已经租出去了，知道吗？”

贝内特先生说还没有听说。

太太又道：

“当真租出去了。朗太太刚刚来过这，我全是听她说的。”

贝内特先生却没有说什么。

他太太忍不住提高了嗓门说：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租了吗？”

“是你想说给我听的，我又没说不愿听。”

贝内特太太上劲了。

“哼，告诉你吧，亲爱的，听朗太太说，租下内瑟菲尔德园的是个年轻人，很有钱，原来住在英格兰北边。星期一他坐了一辆四匹马拉的车来看房子，很中意，马上就与莫里斯先生谈定了。他本人准备德来过米迦勒节，有几个仆人下周末就住进来。”

“这个人姓啥？”

“宾利。”

“是结了婚还是光棍？”

“哟，单身，亲爱的，这还用问吗？是个有钱的单身汉，一年四五千。我们几个女儿的根本气可来了！”

“说什么了！这跟她们有什么关系？”

“唉呀，我的好先生，”贝内特太太说道，“你怎么这样讨人嫌？你明知故问，哪会不知道我在打算着把哪个女儿嫁给他！”

“难道他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桩事儿？”

“为这事！胡说！你怎么讲出这种话来了？不过呢，他看中我们的哪个女儿倒很有可能。所以呢，等他一来，你非得拜访一趟不可。”

“我去一趟没有必要，你可以带着几个女儿去。要不，就让她们自己去好了，说不定这样更好。要论漂亮，你跟她们谁比都不差，你们一道去，宾利先生最看中的倒可能是你。”

“得了吧，你这是想奉承我。当年我确实长得漂亮，可是现在我不成了。五个女儿都已经长大，不该再想自己漂不漂亮了。”

“到了这份儿上，一个女人大概也没什么漂亮好想了。”

“这事就别谈了吧，但是等宾利先生搬来以后，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他。”

“老实说吧，这事儿我是不会答应的。”

“你不为几个女儿想？算计算计吧，哪个女儿嫁给他不是门好亲事呢。威廉爵士夫妇俩说定了要去走一趟，还不就打的那主意吗？你是知道的，刚来的人，一般的他们都不登门。说正经话，你非去不可，你不去我们母女可没法上他的门。”

“你考虑太多了。我可以肯定，宾利先生见到你一定很高兴。我写几行字让你带去，就告诉他，无论他挑中哪个女儿，我都打心底乐意他娶过去，只不过在信里我得替小宝贝利齐特地多说几句好话。”

“这种事我看你别干为好。与几个姐妹相比，利齐并没有哪点强。论漂亮，我看她绝对赶不上简一半，论活泼她又不到莉迪亚一半，可你偏心她。”

“她们没一个值得夸的，”贝内特先生说，“全都傻乎乎，什么都不懂，跟别人家女孩儿没什么两样。姐妹几个就数利齐比起来更聪明些。”

“你怎么能把自己亲生女儿贬得这样低？你总爱说惹我生气的話。明明知道我的神经受不起刺激，你不懂得体贴我。”

“亲爱的，你别误会。我一直惦记着的就是你的神经。你那儿根神经都成了我的老朋友了。你一谈起神经来就心焦，这20年我听得太多了。”

“哎，我的苦处你哪会知道。”

“可是我最希望你没这赞美，话着看到好些一年有4,000镑收人的富家子弟搬到这个地方来。”

“你不亲自上他们的门，搬来20个也没有用。”

“你放心吧，亲爱的，要是20个搬来，我都要登门拜访。”

贝内特先生就是这么个怪物，头脑灵活，口舌尖酸，但遇事冷静，且变化无常，所以他太太与他相处了23年都没有能摸清他性格的底细。太太的头脑没那么顶用。这女人缺乏悟性，孤陋寡闻，肝火又偏旺。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以为神经出了毛病。她一生的大事就是把几个女儿嫁出去，唯一的爱好就

是出门作客，打听新闻。

第二章

在最早去拜望宾利先生的人当中，有一个便是贝内特先生。他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拜望他，然而却一直瞒着太太，始终说不去，直到登过门的那天晚上，才让他太太知道。秘密是这样才揭开的：

他的二女儿利齐正在给一顶帽子镶边，他看着看着，突然说：

“利齐，这顶帽子宾利先生说不定会喜欢的。”

“我们又没打算登宾利先生的家门，哪会知道他喜欢什么！”利齐的妈妈气冲冲说。

伊丽莎白说话了：

“妈妈，大家聚会时我们就能遇上他，朗太太答应介绍我们给他。”

“我不相信朗太太愿意行这个好。而且她自己还有两个侄女。这人很虚伪，只为自己打算，我对她没有多少好感。”

贝内特先生接过话说道：

“我也没有好感。你不打算让她帮你，这倒叫我听了很高兴。”

贝内特太太不愿管理他，但又压不住心上的火气，便骂起一个女儿来。

“基蒂，你行行好吧，别这样咳个不停。为我的神经想想，都快让你咳得断成几节啦！”

“基蒂咳嗽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会挑个时候。”做爸爸的說道。

基蒂觉得委屈，答道：

“我咳嗽又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利齐，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开舞会？”

“从明天算起再过两礼拜。”

她妈妈又嚷了起来：

“哟，难怪！朗太太要等到舞会的前一天才回。她自己也不认识宾利先生，哪能介绍你们认识呀！”

“亲爱的，这倒好，你倒可以抢先她一步，介绍她认识宾利先生。”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我自己与他也没有熟悉。你怎么能这样拿人家开心呢？”

“你的小心谨慎叫我很佩服。的确，只认识两个星期不算一回事，这么短

的时间里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果断一些，别的人一定会抢先。无论如何，朗太太与两个侄女一定不肯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如果你不愿帮人一把，那就让我来吧，朗太太会感激不尽的。”

几个女儿都睁大眼望着爸爸。贝内特太太一个劲儿地叫着：

“信口开河！信口开河！”

“你这样大喊大叫能有什么用？”贝内特先生高声说，“介绍人认识得有个介绍的礼数，按礼数办可不能随随便便，难道这也叫信口开河吗？对这一点我与你看法不一样。玛丽，你说呢？我知道，你这姑娘很有头脑，常读大部头书，还经常摘录。”

玛丽真想发表一番高见，可是又不知该怎么说起。

贝内特先生又说道了：

“玛丽一时间还没有想出个头绪来，我们先等等，再谈谈宾利先生怎样。”

“一提到宾利先生我就心烦。”他太太说。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后悔了，你该早告诉我。如果今天上午我知道你这个样，我肯定不会去拜望他了。真是太凑巧，但是既然我已经拜望过了，事情已无挽回的余地了，现在我们已经相识了。”

母女几个喜出望外，也许母亲比女儿更胜一筹，贝内特先生见了非常得意。然而，第一阵欣喜的劲头过去之后，贝内特太太却又抢功了，说这事她早料到了。

“亲爱的，你真是个有心人！不过我早知道我说的话你最终会听的。我看准了，你疼爱自己的女儿，这么好的机会不会不为女儿考虑。哟，我真高兴！明明今天上午你就去过了，却不露半点风声，闷到现在才说出来，这个玩笑也真开得好。”

“基蒂，现在你可以爱怎么咳嗽就怎么咳嗽吧。”贝内特先生，边说边走出房门，懒得再看太太怎样欢天喜地。

房门关上之后，贝内特太太说：

“你们看看你们的爸爸对你们有多好！我不知道他的恩情你们几个以后怎么报答得了。我也非常疼爱你们，你们要报答也难。实话对你们说，像我这般年纪，天天去结交新人并不是什么痛快事，可是为了你们几个着想，还有什么我们不情愿干的呢？莉迪亚乖乖，别以为你年纪小，我敢说下次开舞会时宾利先生一定会邀你跳舞。”

莉迪亚却满不在乎地说：

“哼，要跳舞我可不怕。别看我年龄最小，可我最高。”

这天夜晚，母女几个便七嘴八舌的猜着宾利先生什么时候会来回访，还定下了请宾利先生来吃饭的时间。

第三章

然而，尽管有五个女儿帮腔，贝内特太太费尽了口舌还是没有从丈夫嘴里套出句叫她们明白的话来，不知道宾利先生为人怎样。她们用了种种方法来对付他，时而单刀直入的问，时而挖空心思猜，时而旁敲侧击掏，但她们所有的招数都没有用，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向邻居卢卡斯太太打听。卢卡斯满口赞扬，她丈夫威廉爵士也喜欢宾利。宾利先生很年轻，仪表出众，待人又热情，而最重要的是，他打算要参加下一次舞会，还带帮人来。真是再好不过了！喜爱跳舞就必然容易动情，定出一步不愁没有第二步，人人对宾利先生都有自己的算计了。

“只要看到哪个女儿在内瑟菲尔德幸福美满的安下家，其他几个的婚事也称心如意，这一辈子我就满足了。”贝内特太太对丈夫说道。

几天后，宾利先生回访了贝内特先生，两人在书房里谈了十来分钟。他对贝内特家几位姑娘的美貌早有所闻，本来想一睹芳容，可是却只见到了姑娘的父亲。走运的是几位小姐，她们占据有利位置，从楼上的窗口看得清清楚楚，宾利先生穿一件蓝色上衣，骑匹黑马。

接下来该请吃饭。邀请发得很快，贝内特太太早就盘算好什么菜能显出她料理家务的本领，却不料得到的结果是宾利先生近来没空。宾利先生第二天有要事进城，所以他们的邀请就不能实现了。贝内特太太如凉水浇顶。宾利先生刚来到赫特福德郡，她猜不出会有什么要事非进城不可，这实在令她担心，惟恐他会东奔西跑，搞本没打算在内瑟菲尔德安家。卢卡斯太太则另有高见，说他去伦敦是为了邀人一道来跳舞，这才使贝内特太太心宽了许多。果然，没过多久就有消息说宾利先生要带十二位女宾，七位男宾来参加聚会。女宾的数目这样多叫几位姑娘心里不是滋味，但在舞会举行的前一天，她们听说他从伦敦带来的女宾不是十二位，只有六位，其中五位是亲姐妹，一位是表姐妹，这才放下心来。到进场时来的人总共才五位，一位是宾利先生，两位是他的亲姐妹，还有他的姐夫和一位年轻人。

宾利先生一表人才，很有绅士风度，脸相叫人喜爱，仪态大方自然。他的

姐妹非一般人可比，显然是大家闺秀。他姐夫赫斯特先生一望便知是上流人物，但很快叫满屋子人人为之瞩目的还是他朋友达西先生。他个子高，身材好，五官端正，风度翩翩，进门后没出五分钟话就传开了，说他一年收入起码一万以上。在场的先生们夸他是个美男子，太太小姐们说他长得比宾利先生还英俊，晚会上有一半时间都对他投过去的是赞赏的目光。可是后来似乎不是那么回事，他的举止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人们发现他高傲，不合群，难应付，虽然都知道他在德比郡拥有大家产，可是瞧着都不顺眼，觉得他不能与他的朋友相比。

宾利先生很快就认识了室内的所有有份量的人物。他活跃，开朗，每场舞必跳，不满意舞会结束太早，口口声声说要在内瑟菲尔德自己举办一次舞会。这么多叫人喜爱之处足以表明宾利先生的为人了。比他朋友强百倍！达西先生仅仅与宾利姐妹俩各跳过一次舞，不肯结识任何一位小姐或太太，一个夜晚满屋子东走西荡，偶尔与同来的人说说活。他的个性可想而知。世上比他更高傲、更可恶的人决不会再有，谁都巴不得他从此以后别再来。对他最反感的人之一是贝内特太太。她本来就讨厌达西先生的种种行为，又见他没把自己的任何一个女儿放在眼里，厌恶情绪便有增无减。

由于舞会上男宾少，有两次跳舞时伊丽莎白只好坐着。有一阵达西先生就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他与宾利先生说的活她全能听到。宾利先生本来在跳舞，歇下几分钟是为了劝朋友也去跳。

“去吧，达而，你一定得跳。”宾利先生说道，“你这样一个人东呆呆西站站的不行，还是去跳吧。”

“我不会去的。你是知道的，除非有非常熟悉的舞伴，否则我不愿跳。遇上这样的舞会，怎么也跳不起来。你的姐姐已经有了舞伴，其他合适的人这屋子里找不出，勉强跳跳等于叫我去受罪。”

“你怎么这样挑三拣四的！”宾利先生说，“一点不假，这么多叫人喜爱的姑娘今天晚上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你看看吧，有好几个漂亮极了。”

“屋子里只有一个姑娘漂亮，她在陪你跳。”达西先生说着，着了贝内特家的大小姐一娘。

“没错，我见到的姑娘数她长得最美！但是她有个妹妹也很漂亮，瞧，就坐在你身后，我看她一定讨人喜爱。你就让我的舞伴介绍你与她认识，怎样？”

“你说的是哪一个？”达西说着扭回头，眼盯着伊丽莎白看，直到与伊丽莎

白目光相遇，才又回过头。他冷冰冰说：“她还行，但是并不真漂亮，叫我动不了心。人家不愿意的姑娘却叫我去抬举一下，现在我还没有这兴致。得了吧，你还是回你舞伴身边去，欣赏她的笑脸，再跟我说下去是白费功夫。”

宾利先生依了他。达西走开了。伊丽莎白没有动，心里对他没一点好感。然而，她把这件事在朋友中绘声绘色地说开了。她生性活跃，爱寻开心，尤其对稀奇古怪的事感兴趣。

这天晚上贝内特一家人喜气洋洋。太太亲眼见到内瑟菲尔德去的那几个人非常喜爱她的大女儿。宾利先生邀请她跳了两次舞，宾利先生的两个姐妹也特别看得起她。简当然满心欢喜，决不亚于她妈妈，只是没有那洋喜形于色。伊丽莎白为简感到高兴。玛丽听到别人向宾利小姐介绍说她是这一带最有学识的姑娘。凯瑟琳与莉迪亚都很走运，每次都有人陪跳舞，要说开这次舞会让她们知道了什么最珍贵的话，那就是次次舞不缺伴。所以，她们回到朗本村时心情很好。在朗本村里，她们可是重要人物。贝内特先生还没有睡。有了一本书，他会忘记一切。对今天晚上的聚会大家一直眼巴巴地盼着，究竟进行得怎样，他兴致勃勃地想知道。太太对新来的人抱着厚望，他倒巴不得太太空欢喜一场，但是他马上发现自己算错了，事情与他希望的不一样。

太太一进门便说：

“亲爱的，今天夜晚我们再高兴不过了，舞会开得好极了。可惜你没有去。简出尽了风头，这就比什么都强。人人都说她出众。宾利先生喜欢她漂亮，与她跳了两次舞。亲爱的，你想想吧，他会邀简跳两次！满舞场的人，除了简他可没有请别人跳过第二回。起先他邀的是卢卡斯小姐，见到宾利先生与她站了起来，我的心里就不大好受。谁知他根本就看不起她。说真的，你也猜得出，没有人会看得上她。等到简一上场，他准是就注意到了，所以，让人介绍简给他，接着就邀了她一次。到第三次是与金小姐跳，第四次是与玛丽亚·卢卡斯，第五次又是与简，第六次与利齐，到了跳布朗热舞……”

她丈夫听得不耐烦了，嚷道：

“就可惜他心里没想到我，否则，邀的人会减少一半！谢天谢地，别再数他的舞伴了。哼，他第一次跳时会伤脚踝的！”

贝内特太太余兴未尽地说：

“嘿，亲爱的，我很喜欢他。他的人才特别出众，两个姐妹又非同一般！她俩的衣服真考究，再好的我这辈子还没有看见过。我看得出来，他姐姐赫

斯特太太衣上的花边……”

她的话说到这里又被打断了。贝内特先生根本听不进这些。这样一来，她只好换一个话题，说起达西先生那意想不到的傲慢行为，不但气冲冲的，而且有些添油加醋。

“不过你放心吧，利齐不中他的意也没什么。”后来她又说，“他这人最讨厌不过，糟透了，不值得你去讨好。神气活现的自以为了不得，谁会与他合得来呀！他东走走，西荡荡，老鼠上秤自称自！还嫌人家不漂亮，配不上与他跳舞！亲爱的，你若是在场那就好了，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我厌恶透了这家伙。”

第四章

简一直没有说话，直等到只剩下她和伊丽莎白的时候，才对伊丽莎白说起了对宾利先生的好感来。

“他聪明、温和、活跃，是个很理想的年轻人。以前我没见过谁有这么好的风度，既落落大方，又教养有素。”

“他还长得漂亮！”伊丽莎白也说出了她的印象，“年轻人，还是长得漂亮好。所以，她真挑不出什么缺陷了。”

“他两次邀请我跳舞，真觉得脸上光彩。我真没想到他会这样殷勤。”

“你没想到，我倒替你想到了。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俩的确大不相同。别人对你殷勤没哪回你想到了，我却次次都不奇怪。他多邀你跳一次有什么反常？你比舞场上的任何一位女宾都要漂亮几倍，他当然一眼就能看出你有这资本，他献殷勤你用不着希罕。话说回来了，他这人的确很好，你喜欢他我不反对。原来有好些傻瓜蛋你都喜欢过。”

“这是什么话，利齐！”

“就怪你会太轻易对人产生好感，无论谁的缺陷你从来没有发现过。在你的眼里，世界上的人都好得很，都顺心意。我从没听你说过别人坏话。”

“我只是不愿意随随便便挑剔人，但是我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这话不假，但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一点。你是个聪明人，别人的缺点你却看不出，胡话听不出！放意说好话是经常的事，走到哪里你都遇得着，可是只有你一人说好话不带虚情假意，每个人你都只看到好处，还要加上几分，坏处从来不说起。看来你对宾利先生的姐妹也喜欢，对吗？她们对人的态度与

宾利先生可不太一样。”

“初看当然不一样，但你与她们谈谈，会觉得这两个人都很好。宾利小姐准备住到宾利先生这儿来，替他管家务。如果宾利小姐不会成为我们的好邻居，就算我没眼力。”

伊丽莎白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但是也没有相信，还是认为这姐妹俩在舞会上的表现总的说来不尽人意。伊丽莎白比简眼光敏锐，却没那么心软，而且判断人好坏不因别人对自己如何而如何，对这姐妹俩印象不好。的确她们是上流人家的，高兴时不乏一副好面孔，她们认为有必要时也会顺着你，但是骄傲自负。她们长得漂亮，在伦敦第一流的私立学校里受过教育，有 12,000 镑的收入，花钱向来大方，与有地位的人物常来常往，因而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会高抬自己小看别人。她们的祖先是英格兰北部一个体面人家。在她们的心目中，出身的价值远胜于姐弟几个挣得的钱财的价值。

宾利先生继承的父亲的遗产数目将近 10 万镑。父亲原本有买地产的打算，然而在生时并没有买成。宾利先生自己也有这种想法，还选择过该买在哪一郡，但现在他租到了一所好住宅，还可使用一片土地，许多了解他得过且过性格的人便开始怀疑他说不定这一辈子便住在内瑟菲尔德了事，把买地产的事再留给子孙。

他姐姐极力主张他买下自己的产业。现在她仅仅是个房客，虽然如此，未曾出阁的宾利小姐依然愿意为他来掌管家务。已成赫斯特太太的那一位自己也喜爱他租的房，也愿意把弟弟的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她嫁的丈夫主要贵在地位而不是财产。宾利先生来看内瑟菲尔德的房子是因偶然听人说起，当时成年才刚两年。他由外至里，前后只半时光景，便喜欢上了房子座落的位置和几间主要房间，听信了房主的吹嘘，二话没说就租了下来。

宾利与达西虽然性格差异很大，交情却很深。这西喜爱宾利的随和，坦率，脾气好，尽管自己的个性与宾利有天壤之别，尽管他并不欣赏自己的那一套。宾利完全信赖达西对自己的诚恳，非常佩服这西的眼力。论头脑，这西要胜一筹。宾利绝不是头脑简单的人，但这西是上等聪明。另一方面，达西傲慢、不合群、爱挑剔，他的举止虽然是上流人的，却没留下好印象。在这方而他的朋友远比他强。宾利出现在哪里都会受到喜爱，达西却老得罪人。

这两人对梅里顿聚会的看法就能说明一切。宾利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多可爱的人，这么多漂亮姑娘，个个对他好、热情，又没有客套，没有拘束，他与全场的人很快混熟了，至于贝内特家大小姐，在他眼里美如天仙。达西正与

他不一样，说他见到的一帮人既无美貌，又不时髦，一个都引不起他的兴趣，同时他也没得到别人的热情、好感。他承认贝内特家大小姐很漂亮，但又嫌她太爱笑。

宾利的两个姐姐对贝内特家大小姐有着同样的看法。不过她们仍然赞赏她，喜欢她，说她是位可爱的姑娘，她们认为应多与她交往。这样一来，贝内特家大小姐定了案，是位可爱的姑娘。有了她们的这个旨意，做弟弟的便壮了胆，对贝内特家大小姐愿怎么想就可以怎么想。

第五章

在离朗本村不远处还住着户人家，同贝内特家交往甚是亲密，那就是威廉·卢卡斯爵士家。威廉·卢卡斯爵士原来在梅里顿做买卖，赚了不少钱，又担任过镇长，任职期间因给国王上书有功封了爵士。也许他把这一荣誉看得太重了，受爵士以后觉得做买卖和住在小小商镇有失身份，便不再做买卖了，又举家迁居到离梅里顿一英里左右的一所房子里，迁居后把那所房子取名为“卢卡斯府”。他在府里想起自己的地位来才真正感到踌躇满志。又由于摆脱了生意，便一心一意对所有人尽礼数。他封爵以后并没有变得妄自尊大，而恰好相反，所有人他都看得起。他生性宽厚，热心快肠，自从觐见了王上以后，更礼貌多端。

卢卡斯太太为人极好，又聪明，正好做贝内特太太可贵的邻居。卢卡斯夫妇生了好几个孩子。居长的是女儿，聪明，伶俐，年龄 27，与伊丽莎白过从甚密。

卢卡斯家大小姐与贝内特家大小姐当然会在一起谈舞会，所以，聚会后的第二天上午，卢卡斯家大小姐便来到了朗本，他想说说那次舞会。

贝内特太太对卢卡斯家大小姐说道：

“夏洛特，晚会上你开头开得好，要不然宾利先生不会第一个就选你做舞伴。”

“也可以这样说，但看来他最喜欢第二个舞伴。”

“你指的是简吧？他跟简跳了两次。说起来宾利先生倒真像是看得起她。不瞒你吧，我有几分相信他是这样的。那事我听到了点风声，可是我很难说——那是鲁宾逊先生的事。”

“你是指我听到了宾利先生和鲁宾逊先生说话的事吧？我好像告诉过你

那回事。鲁宾逊先生问宾利，他认为我们梅里顿的舞会怎么样，在场的漂亮女人多不多，他认为谁数第一。对最后问的那句话宾利先生毫不犹豫就说是贝内特家的大小姐，准没错，问起谁来谁都不可能说第二个人。”

“哎哟哟！不过呢，也明摆着，的确似乎……然而，也不一定，到头来难说会是什么结果。”

夏洛特说：

“伊丽莎白，我无意中听来的话比你无意中听来的话更在理。达西先生与他不朋友，说话不大中听，是吧？就那么贬低伊丽莎白，觉得她还只是‘看得过去’！”

“得了吧，你就别提他那混帐话了，让利齐想想都气恼。他这人太讨厌了，叫他喜欢上了算是倒霉。朗太太昨天夜里对我说，达西在她旁边坐了将近半个小时，就没见他开过一次口。”

“妈妈，当真是这样么？你没有听错吧？”简问道，“我明明看见达西先生跟她说过话。”

“那算什么！是朗太太后来问他对内瑟菲尔德的印象如何，他才不得不开口跟她说话。听朗太太讲，他很不高兴有人和他说话。”

“宾利小姐告诉我，除了与非常熟悉的人，他说的话从来就不多。他与熟悉的人相处得非常好。”简说。

“哼，我不信。如果他真的好相处，就会主动去找朗太太说话。我猜得出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说他傲慢透顶。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听说朗太太没有马车子，雇了一匹马拉的车来参加舞会。”

卢卡斯家大小姐说：

“他有没有跟朗太太说过话我看没关系，但是他应该道伊丽莎白跳舞。”

伊丽莎白的妈妈说：

“利齐，如果我是你的话，下一次他邀我跳舞我绝不答应。”

“妈妈，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永远都不会和他跳舞。”

卢卡斯家大小姐说：

“一般我看不惯傲慢的人，但我却不大在乎他的傲慢，因为情有可缘。年轻人像他很难得，门第好，钱多，处处见长，自以为了不起不足为怪的。我不妨说，他骄傲些是理所当然。”

伊丽莎白紧接着说：

“你说得很对，如果他的骄傲没有损伤我的骄傲，那么我还能原谅他。”